这是千秋的事业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修订始末

张稚丹

聂崇岐《宋史》点校本

第一次听到“二十四史”是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他不仅通读了这洋洋4000多万字的古汉语典籍，有些纪传还研读几遍。

由清乾隆皇帝钦定为“正史”“二十四史”，就是从《史记》、《汉书》……直到《元史》、《明史》，由不同朝代不同人接续撰写、历时1800多年才完成的一套史书，虽是小众图书，文化意义却重大，它如珠链将长达4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串起，记载了各朝代的兴亡更替，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等史料，是反映中华民族伟大历史进程的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历史上刊印全套“二十四史”的主要版本有三种：乾隆年间的武英殿刻本（简称“殿本”），清末洋务派主办的官书局金陵书局所出“金陵局本”，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多方搜寻善本辑印的“百衲本”。

毛泽东对他所存阅的殿本重刻版非常宝爱，随身阅读直到辞世，并写下大量批注。他很早就提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蹉跎二十载“绿皮本”出世

尽管“殿本”审阅精严、刻工精良，但因编纂者多为御用史官，为当朝帝王和时政左右，不仅避讳颇多，加之查核原文不易，编书常以学者背忆为准，所以存在大量单字错误和段落颠倒、整段文字脱落丢失等缺漏，遗害后世。最重要的是，全套史书都是无句读（文词停顿的地方，指段落或句子）的古汉语，给现代读者的阅读造成极大障碍。

1956年，时任文化部长的郑振铎先生提议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并满怀豪情地说，“这是千秋的事业”。

1958年9月，毛泽东指示吴晗组织整理点校前四史。范文澜、吴晗等商议后提出将其余二十史及《清史稿》全部加以整理点校，由中华书局组织人力、订出规划，给读者提供一套标点（包括分段）准确、错误最少、便于阅读检查的本子。

这一整理工程不可避免地被“文革”所中断。其间有两个小插曲颇耐人寻味。1967年，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成员的戚本禹指示中华书局掌权的“革命造反团”使用“旧人”继续点校“二十四史”，不过几个月后戚垮台，这一奇迹般的恢复成为昙花一现。1971年，姚文元在请示毛泽东主席后给周恩来总理写信重提“二十四史”点校事宜，指出除前四史外，其他各史都未印出，建议组织一些老知识分子将此项任务分工继续完成，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资料。由此，或可想见“二十四史”在文化人心目中的地位。

文史大家顾颉刚

沉重的车轮又一次开始向前转动。到1978年《宋史》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全部点校出版工作均已完成。这套被称为“绿皮本”的点校本以其学术质量和适宜阅读的现代形式，逐渐取代此前各种旧本，成为海内外使用最广泛的权威通行本。

中华版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缩印本）

古籍整理是不断求真的过程

在著名学者季羡林、任继愈、何兹全、冯其庸倡议和温家宝总理、陈至立国务委员批示支持下，2006年4月，集全国之力、组织200多名学者参与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修订工程正式启动，点校本迎来第一次“大修”。

很多人对此充满疑虑，因为点校本的参与者多是顾颉刚、陈垣、郑天挺、翁独健、唐长孺、王仲荦这样的断代史顶级学者，而我们今天却没有如此深孚众望的文史大家。有网友问：“你们还能修订《史记》？”比较懂行的则顾虑会不会越修订越糟糕。

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释疑，修订本是原点校本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续，只求通过版本复核、文本校订等严格程序，消弭点校本缺憾，认真吸收新发现的文物、文献和新研究出的学术定论，形成一个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的新的升级版本。

历时20年才出齐的“绿皮本”，因社会动荡留下不少遗憾。一是开始对质量没有统一要求，造成早期点校的《史记》没有校勘记，《三国志》没有固定底本，四种本子对校，择善而从，有异文处究竟从了哪种本子，未做交代；二是有些史书点校采取“大兵团作战”，成于众手，难以保证质量；三是1971年在反对“烦琐考证”的旗号下，规定只在“点不断、读不懂”的地方才使用“本校”（本史各部分的互证）、“他校”（与相关史籍及类书比勘），未能很好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

7年过去，点校本《史记》修订本作为第一个成果终于面世，给出了完满的答案。修订小组以金陵书局本作为底本，广校诸本，撰写校勘记，订正标点讹误，统一体例，增补《史记索隐》缺文。

“并不是说我们的学养如何领先前人，而是时代的进步让我们有条件用新的研究成果和技术手段完善上一次的整理成果。”《史记》修订组负责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生群说，他们借鉴了前人未使用的珍稀版本进行通校和参校，如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北宋景祐监本《史记集解》和现存最早的《史记》三家注合刻本（足本现藏于日本）黄善夫本，还充分利用了古籍数据库检索，提高了判断准确性。

最难不过点古书

高水准的古籍整理，需要极高的学养和素质要求，但在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下，从事它却不能获得相应的荣誉和报偿，长期的寂寞清贫和默默无闻给点校者以巨大的负面压力。正是这个原因，使部分修订组进展缓慢。对此，修订工程工委会主任杨牧之痛切陈词：《史记》点校本自1959年出版共印行27次，发行60万套，“再过三十年、五十年，有多少今天所谓的学术成果还能留存在学者们的视野里”？

但更多的学者一心一意做修订，甚至将自己生命的余光都献给了修订工程：

《明史》在“二十四史”中规模仅次于《宋史》，修订组成员又分散在好几个院校，进行统稿的主持人南炳文先生每天在办公室工作10小时以上；

《史记》修订负责人赵生群因长期紧张工作病倒住院，中华书局不知情的编辑致电催促进度，一向支持他工作的赵夫人忍不住流泪；

2007年，裴汝诚先生不顾年长体弱，接受了《宋史》修订项目，罹患重病后唯一惦记的就是《宋史》修订没有完成，在坐起来都困难的情况下，还约来修订组的同志交代工作。2013年1月，裴汝诚先生因病逝世；

复旦大学古籍所吴金华先生是《三国志》的修订主持人，跟修订办约定在5月底交齐全部稿子的当天，猝然离世。

如今，《宋书》和《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已经交稿；《魏书》已交90%的修订稿，《明史》也交来大约一半的稿子。

今年10月19日，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全球首发，标志着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二次宏大的古籍整理工程——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订终于进入出版阶段。2017年，当修订全部完成，我们不光能看到一套更正确、更可靠、更有用的国史定本，还会得到一支强大的古籍整理学术队伍，这“千秋的事业”足以告慰历朝历代的先人。

点校本《史记》校勘修订示例

卷九《吕太后本紀》

原点校本：諸侯王女曰公主

修订本：諸侯王女曰翁主

修订本校勘记：諸侯王女曰翁主“翁主”，原作“公主”，據毛利本、景祐本、紹興本改。按：《漢書》卷一下《高帝紀下》“女子公主”顏師古注引如淳作“翁主”，師古曰：“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

此處以日藏古鈔本、宋刻善本做版本校，並參以《漢書》顏注作他校，改正誤字。

卷十三《三代世表》

帝外丙，湯太子。太丁蚤卒，故立次弟外丙。

標點改作：帝外丙。湯太子太丁早卒，故立次弟外丙。

此處原點校本破句。《史記·殷本紀》作：“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史記·三代世表》亦云“帝太甲，故太子太丁子。”因知太子實为太丁，而非外丙。

卷十五《六国年表》

秦取曲沃。平周女化爲丈夫

標點改作：秦取曲沃、平周。女化爲丈夫

此處修訂原點校本破讀。《魏世家》：“魏有女子化爲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張儀列傳》：“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

（点校本《史记》修订本所有文字均为繁体直排）

2013年诺贝尔文学得主

芒罗的《逃离》

张　燕

芒罗

2013年诺贝尔文学得主艾丽斯·芒罗，是加拿大著名作家，以短篇小说闻名。她以城郊小镇平凡女子的平凡生活为主题，细腻优雅、不施铅华的文字和简洁精致、宽广厚重的情节，常常给人“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莫大震撼。

芒罗的小说精细微妙又自然灵巧，平淡中更见出色，令人击节而叹。“故事令人难忘，语言精确而有独到之处，朴实而优美，读后令人回味无穷”，是评委们对她获得2004年吉勒奖的小说集《逃离》的评价。该书由8个短篇小说组成，8个故事隐隐被一个概念、一种气质统一，人物的生活背景、遭遇、情感也多有近似，小说集开篇的短篇小说就是同题——《逃离》，讲述一个叫做卡拉的年轻女性想要逃离极其不协调的同居男友，走到半路却又折回家中的故事。这是一个失败的逃离的故事。小说的叙述缓慢而有心理层次感，相逢、相爱、出逃、错过、去世……都不过是一个个跳跃的瞬间，时空的转换。

芒罗习惯将故事隐藏在叙事中，只写女人们的重要生活片段，是当代小说中失落已久的细碎，也是小说的重要特色。她将目光流连于平凡女性的生活，写她们逃离琐碎的生活、沉闷的家庭、乏味的两性和无法把握的自己。那些在我们生命中被疏忽遗忘的事情在她笔下一一重现。她自己也说：“我想让读者感受到的惊人之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发生的方式。”她从自己和母亲以及身边人的身上寻找灵感，故事人物与现实人物一样，一生都平平淡淡，却对成长疼痛与生老病死等严肃话题浓墨重彩地描写，凝着泥土般厚重的质感。平实、朴素、控制得极好的叙事，无一例外地展现着她们内心与社会的疏离与抗争，简约留白，微妙处静水流深。

“一次次逃离的闪念，就是这样无法预知，无从招架，或许你早已被它们悄然逆转，或许你早已将它们轻轻遗忘。”被中断的人生，岁月的痕迹，生命的残酷，淡然的隐忍，这就是芒罗笔下的“逃离”故事里的真相。清醒直面人生直视真相，并非易事，她笔下的女主人公们欲挣扎不能、欲逃离无路的悲哀，正是小说读者触动灵魂之处。

认识香港政制的钥匙

区汉宗

在香港，深度研究香港民主选举和政制发展的专著本来就很少，其中一些又陷入西方“普选万能”的“话语陷阱”。

香港《文汇报》总编辑李晓惠撰写的《迈向普选之路——香港政制发展进程与普选模式研究》，从“一国两制”价值体系探讨香港民主选举和政制发展，填补了这一空白。中联办前副主任王凤超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评价说，该书向读者展示了香港政制发展的全景画卷，其中复杂幽微之处也勾勒得清晰可辨。全面、系统、前瞻，面对难点秉笔直书，对以往纠缠不清、似是而非的某些问题，总算提供了一种说法，虽为一家之言，但具建设性。

李晓惠在内地成长、接受教育，1990年来港定居，一直跟踪研究香港政治体制的演变。既熟悉内地和国家政策，又了解香港及港情民意。香港特区的政制发展，包括中央和特区政府在内的建制的角色占主导地位，本书着重从建制角度探究并表述，还对香港政治生态三个特点“两头小，中间大”、“两极对立”、“六四定律”作出精辟概括；对香港政党发展作出了准确的描述和丝丝入扣的分析；对按普选要求保留立法会功能组别的法理依据，以及可行性、具体方案与模式，作出了开拓性的探索。

文化传统与社会发育程度的差异性，决定了民主和普选表现方式的多元性。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一些西方国家把“西方普选模式”作为既定战略，大肆宣扬并通过培植和寻找政治代理人，以在目标国家和地区培植亲西方的政党组织，并与后者联手夺取管治权，利用社会矛盾特别是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加大力度以促成“颜色革命”，建立起由西方主宰的附庸体系。这已成为当今世界动荡的根源。香港的政治乱局，也与此密切相关。

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对香港政制发展进程与普选模式的研究，从中国国家和香港特区建制角度夺取对香港普选的话语权，充满了对“一国两制”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可以说是对“一国两制”事业的一个值得重视的贡献。

最美丽的宁静

黄龙霖　文/图

阅读课上

学生们最喜欢上的，就是每周一次的阅读课。《读者》、《意林》、《演讲与口才》、《世界博览》、《青年文摘》，还有《特别关注》、《传记文学》、《短篇小说》、《大历史》等，他们拥有充分的阅读自由，尽情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

每次上阅读课，我总是喜欢拿着一本书，静静端坐在讲台上，与学生一起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有一次看得脖子累了，我抬起头往讲台下看，只见每个人都低着头，脖子伸得长长的，身体努力地向前倾着，眼睛紧紧地盯着手中的书，一动也不动，似乎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就连平时最喜欢讲话的那几个调皮的学生，也都在静静地阅读着。有的边看书，边把大拇指放在嘴边；有的侧身看着，下意识地梳理着自己的头发；有的歪着脑袋，皱着眉头，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有的干脆把书举到眼前来，近距离地深情凝望着。有个小女生用右手托着额头，垂在额前的那一小撮刘海，煞是好看。

整个教室静悄悄的，只听见头上吊扇“呼呼”的旋转声，椅子偶尔发出的“吱吱”声，以及学生翻页时那美妙的“沙沙”声。

我觉得，这阅读的宁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宁静。每次看到他们沉醉于书中的痴迷样子，我就在想，也许，书中的某一篇文章，某一个故事，或某一句话，会影响到某个同学的思想，甚至会改变他的一生。

神州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继引起良好反响的《改革是中国最大红利》之后，10月，人民出版社推出了《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这部由被誉为“中国智库”的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组织撰写的新书，分综合篇和专论篇两部分。其综合篇除对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提出背景、目标内涵、基本动力、主要瓶颈进行深入分析后，最突出的亮点是提出了“评价指数”这个关键词，如将政府行政审批事项、生产要素价格审批事项、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可事项的减少比例和非国有经济的贡献度、市场集中程度纳入“体制升级指标”，同类的指标还有动力升级、方式升级、福祉升级等，均由不同的具体内容和数字化方式构成，新颖独到。

（许运娜）

亲情永在人心

从来到世间，我们的生命便与一种叫血脉的亲情相连。去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亲疼》，是记者王学武的博文辑录，讲述了他连名字也不会写、一辈子生活在小山村的父母亲的艰辛和向往、担当和幸福，在不经意中对他心灵的影响，把稀释在日复一日的时间长河中和平淡生活里的宝贵亲情打捞提炼。“亲疼”二字成为众多媒体的关注点。今年，北大出版社不但再版《亲疼》，还同时出版了王学武的第二本博文辑录《亲缘》以及他主编的32位作者的亲情文字组成的《亲享》，由此构成《孝·亲三部曲》，让生生不息的亲疼、亲缘、亲享长久存留感动每个读者的心。